

宜春话的将来时态助词“格”及其来源

陈海波

(武汉大学 文学院, 湖北武汉 430072)

[作者简介] 陈海波(1968), 男, 江西宜春人,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 文学博士, 主要从事汉语史、古籍整理研究。

[摘要] 宜春话有一个将来时态助词“格”。它可以放在动词、形容词、少数名词、数量词之后, 表示事件即将发生。“格”具有离散功能, 可看做离散标志。“格”字句常表意愿、推测、提醒、警告。“格”的本字是“去”。

[关键词] 宜春话; 将来时态助词; 本字; 语法化

[中图分类号] H03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1-881X(2006)02-0202-06

宜春市位于江西省中部偏西。宜春话有一将来时态助词“格”, 表示即将发生某种事件或达到某种状态。如“落雨格”即“快要下雨了”, “粮食吃完格”即“粮食快吃完了”。若以“X+格”表示, 可改写为“即将/马上X了”。下面分别从语法、语义、语用、本字和虚化等方面来讨论“格”的相关问题。

一、语法分布

宜春话将来时态助词可附于以下四类词或短语之后, 通常位于句末。

(一) 动词

“动词+格”是“格”字结构的大宗。如:

1. 莫躲到树下, 等下打雷公格!(打雷公: 打雷)
2. 我烧水洗澡格。
3. 莫动渠, 渠易得发性格。(别动他, 他马上要发怒了)
4. 渠面色蛮不好, 恐怕出病格。
5. 渠一个积去广州格。(积: 词缀)
6. 再吵吵闹闹打麻将, 我不做作业格耶!
7. 你快毕业格吧?

(二) 形容词

带“格”的形容词, 有以下限制: 1) 必须能够转换为“不得X”(不得: 不会)或“X哩”(哩: 过去时态助词, 相当于“了”)。2) 在语形上, 必须是形容词原形, 不可以重叠、加词缀, 也不可以带程度副词。如:

8. 水滚格——> 水不得滚——> 水滚哩——> *水蛮滚格。
9. 渠醉格——> 渠不得醉——> 渠醉哩——> *渠蛮醉格。
10. *崽女能干格——> *崽女不得能干——> *崽女能干哩。
11. 辣椒红格。

11' *辣椒通红通红格。

12. 打哩一工禾, 晒得一身都黑格。

12' *打哩一工禾, 晒得一身都墨古墨黑格。(一工: 一天)

13. 快积来吃饭, 等下(饭)冷格。

13' *快积来吃饭, 等下(饭)冰古冰冷格。

(三) 数量词

包括各种长度、重量、年龄等可以用数量来指称的各类词或短语。如:

14. 你老弟长得蛮快。(身高)快到一米七格。

15. 还不减肥, 一百六格呀!(还不减肥, 快一百六十斤了啊!)

16. 伯伯后年就六十岁格。

(四) 名词

包括衔位名词和时间名词, 如:

17. 你明年就科长格吧?

18. 渠个女蛮有出息, 过几年肯定大学生格!

19. 十二点格/国庆节格/(在武汉)三年格。

与“格”表将来时相关, “格”字结构充当谓语时前面常有将来时名词或副词作状语, 如“明日、易得(快要)、马上、等下(一会儿)”等。时间状语也可以是“昨日、上个月、已经”等表过去的时间名词和时间副词, 这时的“格”字结构是表示以过去某时为参照点将要发生的事情, 仍然是“将来时”。如:

20. 那日救火车来个刻积东西快烧光格。(来个刻积: 来的时候)

除了时间状语之外, “格”字结构还可以带情态状语和方式状语。情态状语即“会、要、恐怕、怕会、肯定”等表可能、揣测语气的词语(例4)。方式状语表示动作行为的伴随方式, 可以是“一个积、独自、从后门”之类的词或短语(例5)。但“格”字结构一般不能带重叠式词语以及表性状的固定短语作状语。如:

21. 小张坐张线车上班格。(小张骑辆自行车要去上班了) 21' *小张高高兴兴上班格。

宜春话中的“格”字结构主要充当句子的谓语, 也可以放在“动/形+得”之后充当补语(如“气得哭格”、“富得流油格”), 但一般不能充当主语、宾语、定语。从句式来看, “格”字结构最常出现于肯定的陈述句中, 其次是感叹句、疑问句, 否定句较少(例6)。祈使句则与“格”字结构不相睦, 没有“帮我关门格”之类的祈使说法。“格”字还可以与其它语气词共现, 如“耶”、“吧”(例6、7、17)。

二、语义特点

“格”字结构与时间性密切相关。“X格”可转写为“从T1时间往后推移N时间量, 于T2时间发生事件X”。T1是说话时的参照点。N的大小和语境密切相关, 如“过年格”和“吃饭格”中的N差别是显然的。T2是X发生的临界点。由此可得如下推导:

(一)“X格”中的X必须具有右向推移的时间特性。右向推移是指事物按时间的“过去——将来”的一维性特点运动发展。若以数轴表示, 箭头只能指向右边, 故名。右向时间结构产生如下限制:

(1)一般名词不可带“格”, 如*桌子格、*钢笔格等, 但衔位名词、时间名词及年龄名词等具有右向推移性, 可带“格”, 如: 科长格、硕士格、教授格; 国庆格, 三年格, 而立之年格、老年格。

(2)衔位名词和年龄名词序列的最低级一般不能带“格”。如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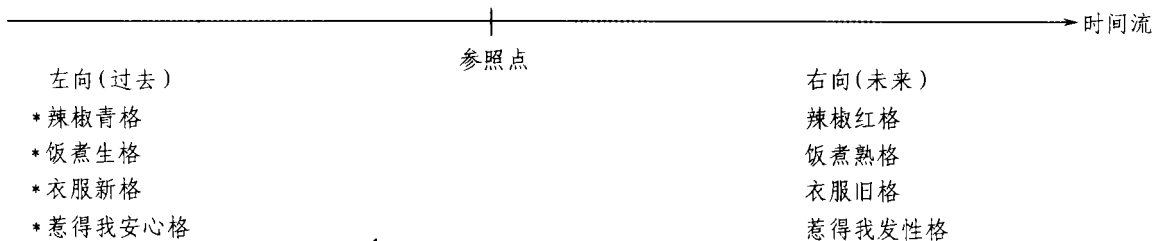
*士兵格——班长格——排长格——连长格

*助教格——讲师格——副教授格——教授格

*幼年格——??童年格——?少年格——成年格——中年格——老年格。

(3)形容词进入“X格”结构也有限制。在实际语境的事件中, 事物性质的发展往往具有不可逆性

这时,“X格”中只能进入符合右向推移的形容词。如,在“烧水”等事件中,温度总是由低到高发展,“冷”的时间结构位于时轴的左端,不符合右向推移性的语义特点,所以,“烧冷格”不能说。请看下图:



(二)“X格”中的X必须具有时间离散性。即X必须占据时轴上的一个时间点,或起始点明晰的时间段。“X格”表示即将达到这个时间点(如:开灯格、敲门格、投票格、过节格);或时间段的起始点(如:停电格、病格、死格、熟格)。带“格”的频率高低以及可接受度与X的离散性特点密切相关。

(1)动词(或动词短语)中,时间起点明显(有界)的动作动词、自然动词等具有典型的离散性,带“格”的频率最高,如:吃饭格、出门格、洗面洗脚格、落雨格、大晴格,等。而起点不明显(无界)的表状态、存在、持续、能愿的动词离散性低,带“格”的频率低或不能带“格”,如:*生活格、*姓李格、*心跳格、*应该格、*可能格。这些词中的少数在特殊情况下可带“格”,乃表示事件发生突然变故而有界化,由此获得离散性,如“姓李格”,表示将要改姓;“呼吸格”,意味着休克、晕厥之后重新恢复呼吸。

心理动词是连续性的,一般不带“格”,如:*讨厌格、*回想格、*感谢格、*痛苦格、*高兴格、*尊敬格、*介意格、*记得格。但“发性、着气(生气)、泄气”等少数词在程度上具有极端性,在时间上具有突发性,是有界的离散性心理动词,因而可以带“格”。

(2)数量可以表示为数轴上的点,显然具有离散性,因此数量词可带“格”。但数量的离散性本身又是一个“连续统”:整数量离散性大,小数量离散性小。故“一百斤格”、“九十八斤格”、“九十三斤四两格”的使用频率和接受度依次降低。

(3)形容词具有典型的连续性,故一般不带“格”。但当形容词具有标识事件阶段性变化发展的功能时,即有界化了,获得了离散性,因此可带“格”如“苹果红格/菜花黄格娘爷老格/眼睛哭肿格/吃饱格”。不能离散化的形容词则不能带“格”,如“阴暗、罗嗦、急促、精致(漂亮)、飘空(无缘无故)、浮(危险)、早、晏(晚)、高、低、快、慢、远、近、轻、重”等。

因此,“格”可作为形容词离散化的标志。有两个方法可以验证“形容词+格”中的形容词是离散性的。第一,以程度副词验证。宜春话的程度副词“蛮”是连续量标志,“蛮+形容词”是典型的连续结构。“蛮”与“格”不能共现,如:*辣椒蛮红格。第二,以否定词“亡/不”验证。普通话可用“没/不”来鉴别形容词的“离散/连续”(石毓智2001),宜春话也可用“亡/不”来鉴别:“亡”对形容词进行否定,相当于“没”,否定的是离散量;以“不”否定的是连续量。从下例可以看出“格”字结构中的形容词是离散化的。如:

22.辣椒还亡红,明日就红格。(离散)

23.辣椒还不红,明日就更红。(连续)

具有时间离散性的成分不一定具有右向时间推移性,如“士兵、童年、助教”等衔位名词,是相关的衔位系列的最低等级,处于人们关注的时间区域的左端点,因此不具有右向推移性。具有右向推移性成分的总是具有离散性。当然这种离散性又是一个“连续统”:衔位名词的离散性很明晰,而形容词的离散性是临时获得、主观认定的,如“红”和“亡红(没红)”客观上没有明确的界限标准。总之,X的[+右向推移性]和[+离散性]的时间特性是X进入“X格”结构的必要条件。

三、语用特点

“格”字结构除了表将来时的语义功能之外,还隐含有表意愿、推测的语用功能。主语为第一人称、且谓语为自主动词时,表意愿;其它情况都是表推测。如:

24. 我走格。(第一人称、自主动词,表意愿)

25. 我死格。(第一人称、非自主动词,表推测)

26. 饭熟格/过年格/地震格/老师骂人格。(非第一人称,表推测)

表意愿的“格”字句有一种倾向性,即积极、愉悦、褒义的事件带“格”字结构的频率较高,消极、痛苦、贬义的事件虽然也能带“格”,但频率较低,特别是第一人称时更低。如:

27. 吃饭格/上街格/看电影格。(积极、愉悦的)

28. ? 我开刀格/? 我吃药格/? 我化疗格/? 我哭格/? 我赌博格。(消极、痛苦的)

“X格”中的X往往是听话方必须重视的事情,因此,这种情况的“X格”又生发出提醒、警告、威胁的意味。这时常和句末语气词“耶”连用。如:

29. 带到伞,落雨格耶!

30. 你再捣乱,我不客气格耶!

四、“格”的本字和虚化

宜春话有动词“去”,读为[tʃʰe³³]。助词“格[keʔ³]”的语音虽然看起来与“去”相差甚远,但其本字实为“去”。“去”为中古见组溪母鱼韵合口三等字,拟音为[kʰio]。溪母字的读音在宜春分化为[tʃʰ] (如:去动词、区、驱)、[kʰ] (如:科、窠、巧、丘一~田)。“去”读“[ke] (格)”与[kʰe]仅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差别,而宜春话中以[送气/不送气]来别义构词的例子尚有不少,如:锯[ke³³]木、锯[kʰe²¹⁴]人(绳子等粗糙物摩擦肌肤的难过感受);三层[tsʰen³³]楼,层[tsen³³]起来(一层一层摞起来);骗[pʰien³³]客(骗子)、欺骗[pʰien³³];符[fu³³]合、关符[pʰu²¹⁴]门(关好门使不透风)。从韵母来看,见组遇摄鱼韵合口三等读[e]是正常的,如锯[ke³³]、去(动词)[tʃʰe³³]。从声调来看,句末字受节律制约及连读变调影响,读音轻短。凡读音轻短的字都容易改变本来的声调面貌。“去”作句末助词时读如入声,原因在此。

另外,晋语区“去 1VP 去 2”格式中的两个“去”都是动词,但语音不同,读为“去 1[kʰəʔ]VP 去 2[kəʔ]”(黑维强 2003)。去 1 读送气;去 2 读不送气。又,福州话完成貌助词“咯”也来自近代汉语表完成貌的助词“去”,读如轻声的[ko]或[kʰo](陈泽平,1998)。这些都是宜春话“格[keʔ³]”来自“去”的语音上的旁证。

吕叔湘先生(1941)最早发现,近代汉语中的“去”可表将来时态。如:

31. 若尽为佛,则是无伦类,天下却都没人去里。(《河南程氏遗书》25 页)

32. 温公初起时,欲用伊川。伊川曰:“带累人去里。”(《上蔡语录》上卷 6 页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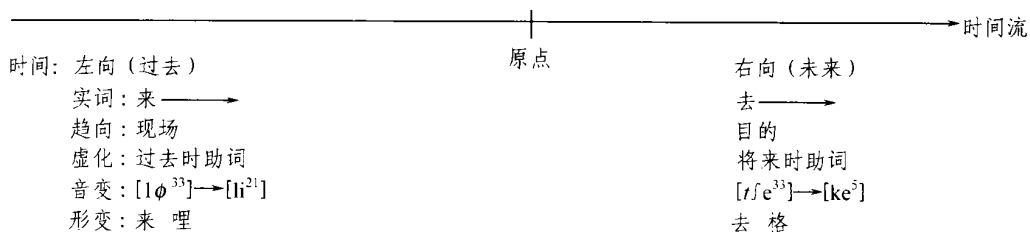
李崇兴(1990)、曹广顺(1995)也相继论证了近代汉语中的“去”表将然的用法,并称之为“事态助词”。这些资料是宜春话“格[keʔ³]”来自“去”的近代文献根据。

来、去是一对趋向动词。在宜春话中,“来”对应地虚化为过去时助词,可作为“去”虚化过程的旁证。“来”虚化成助词读[li²¹],通常写作“哩”,相当于北京话的“了”,如:“出去哩/回来哩/上课哩”。从语音来看,动词“来”读[lɔ³³]与助词[li²¹]相差较远,但是,“来”为古音之部,而之部字在宜春话中读[i]是常例,如:狸、厘、欺、箕、其、期,煤、媒。《汉书·刘向传》上封事引《诗·周颂》曰“饬我釐甍”,变“来”为“釐”。颜师古注曰:釐读与来同。方以智《通雅》卷一:“鄂州曰来牟又为釐甍”。又《方言》卷八,“貉:江淮谓之貉,……关西谓之狸”。方以智注“彼虽说兽,而以一名通三音”。可见,“来”读“哩”是有根据的。

“来”作过去时态助动词也有文献例证。太田辰夫发现近代汉语表过去时的助词“来”即来自动词“来”(太田辰夫 1985)。他提到如下例子:

33. 今日斋时何处食来? (《太平广记》卷 99)
34. 师父何处饮来? (《太平广记》卷 173)
35. 木兰曾作女郎来。(白居易诗)
36. 几度撩人恶发来。(罗隐诗)
37. 你没廉耻货,进他屋里去来没有? (《金瓶梅》第 35 回)
38. 在院子里坐着来。(《金瓶梅》第 41 回)

前两例表示做完某事来到现场,其中的“来”还可称为动词,也可认为是动词向助动词的过渡。因为“VP+来”表示做完 VP 来到现场,因此,其中的“来”自然具备了虚化为纯表过去的语义条件。后 4 例即已失去“来去”义,应为助动词“了”。若以宜春话来念,例 33、34 必须念成动词“来”,例 35—38 必须念成助词“哩”。“来”的虚化标准就是没有了“做完某事来到现场”义(例 35—38)。过去时态助词“来”在与唐以后兴起的“了”的竞争中失败,但遗留在宜春话中。与动词“去”的右向时间结构相对应,“来”是左向时间结构特点,表示从过去某时趋向原点。动词加“来”往往表示做完某事来到现场,某事一般是已完成的。当“来到现场义”消失以后,“来”则虚化为助词;在宜春话中,则进一步发展,语音分化为[li],字形也写作“哩”,其本字也不为人知了。现代汉语方言中,神木、太谷、瑞金等地也有表过去的助词“来”,但其语音与动词“来”相同。“来”、“去”都是趋向动词,但在宜春话中都虚化为时态助词,音、形、义都同步发生了变化。对比起来看,可有如下多层对应:



可见,“来”、“去”的语义特点、虚化过程和虚化结果形成严整对应,可以互相说明、支持。李崇兴认为“去”的事态助词用法“大致存在于中唐至元一段”(李崇兴 1990)、曹广顺也认为在宋以后消亡(曹广顺 1995)。其实,这种用法保留在宜春话中。近代汉语中的事态助词“去”和宜春话的将来时态助词“格”可互相印证。笔者所知的见于报道的现代汉语方言将来时态助词,有神木、太谷的“呀”、温州的“道”,其语法分布、语用功能与本文的“格”大同小异。但是,它们的来源和语法化道路却不同。神木话中的“呀”有三种用法:1,语气词;2,兼表可能和将来时;3,将来时(邢向东 1993)。由 1 而 2 而 3,这个连续统是一个明显的发展轨迹,表明将来时态助词“呀”可能来源于表提醒、警示、感叹某事将要发生的语气词“呀”。温州话的“道”,据王莉考证来源于近代汉语中的“著”。宜春话表先行义的助词“着”也是从近代汉语中的虚词“著”发展而来(刘平 2002),但宜春话中与温州话“道”相当的却是来源于近代汉语中的事态助词“去”,读如“格”。可见,虚词的虚化过程非常复杂,不同方言中语法功能相同的虚词,其来源却可能不相同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石毓智. 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[M]. 北京: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, 2001.
- [2] 黑维强. 近代汉语“去+VP+去”句结构类型及其发展[J]. 兰州大学学报, 2003, (6).
- [3] 陈泽平. 福州方言研究[M]. 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 1998.
- [4] 吕叔湘. 黎澍传灯录·中卷·第二助词. 汉语语法论文集(增订本)[C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99.

[5] 李崇兴.《祖堂集》中的助词“去”[J] . 中国语文, 1990 (3) .
[6] 曹广顺. 近代汉语助词 [M] .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1995.
[7] [日] 太田辰夫. 中国语历史文法 [M] 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87.
[8] 邢向东. 神木话表将来时的“呀”[J] . 延安大学学报, 1993 (4) .
[9] 孟宪贞, 刘够安. 太谷方言里的动态助词“来”、“呀”、“的”[J] .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, 2000, (4) .
[10] 王 莉. 温州话“道”的将行体用法及其本字 [J] . 方言, 2004 (2) .
[11] 刘泽民. 瑞金方言的“去”、“却”、“来”[J] .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, 2003, (3) .
[12] 袁宾等. 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 [M] . 太原: 书海出版社, 2001.
[13] 刘 平. 宜春话的语气助词“着”[J] . 语言研究, 2002 (增刊) .

(责任编辑 何坤翁)

Future Tense Auxiliary *Ge* in Yichun
Dialect and Its Origin

CHEN Haibo

(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& Literature, Wuhan University, Wuhan 430072, Hubei, China)

Biography: CHEN Haibo(1968), male, Doctor, Associate professor,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& Literature, Wuhan University, majoring in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and ancient books.

Abstract: There is a very special future tense auxiliary *ge* in Yichun dialect. It clings to verbs, adjectives, some numerals and counts to express that things will happen. *Ge* has separating function, and it seems to be a mark of separating. The sentences with *ge* usually mean to will, to conjecture, to remind and to warn. The original character of *ge* is *qu*(means to go).

Key words: Yichun dialect; future tense auxiliary; characteristic; original character; grammaticalized